

再见阿爷

贺信

昨夜，注定不眠。昨夜，我、父亲和奶奶一起将阿爷推出了重症监护室，我们送他最后一程。

在医院送别了爷爷，去爷爷家陪伴了一下奶奶，一路上如同灵魂出窍，不知道几个小时里哭了几次，表弟说：“以后再也听不到他骂你了。”眼泪又一次忍不住倾泻下来。

我的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这是你与孙儿唯一一张轻松快乐的照片。1988年，你去北京中央美院任教，把我带在你的身边，可没过三天就因为我爬了人家的宿舍楼屋顶而挨了你的打。打得梳子都断了。现在我真想让你再打我一回，可是……

确实，一路走来他对我是很严厉的。有段时间我十分困惑，把他比作冬日里的晨光。阿爷是新民晚报的作者，我入职新民晚报后，我到爷爷家报喜讯，他直接给我来了句：“你住后要夹着尾巴做人！”当时很不理解他怎么老是爱给人泼冷水，现在明白了原因。

但他老人家终究是欣慰的，尤其是知道我进行了艺术创作和摄影创作。今年大年初一家庭聚餐时，他关照我：“贺信，依帮我记牢，要用心去按这个快门，不是用手去按。”我当时心里面想，这种道理我早就懂了，用不着你多说的。爷爷在我心里就是个倔老头，不苟言笑，老是严肃的一张脸，不服老，生气起来脸红红的，脑袋两边稀疏的头发微微翘起，但我总是看着他耳朵孔里长出的长毛偷偷地发笑。现在想想这种教诲，再也听不到了。阿爷虽然没有表扬过我的作品，但我看得出，他为孙儿在做了和自己不一样的艺术创作而感到高兴。

爷爷从来不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发表意见，之前学画，他经常说我，反正一百次给他看作品，一百次要挨骂，有时候骂得厉害了，奶奶都要上来解围两句，然后奶奶也被一起批评。后来我做了导演，时常会拿一些自己的作品给他看，他总是认真地看完，然后来一句：“这个我不懂，我不发表意见。”但慢慢的，他也会和家里人说起我做影视的事，别人跟他聊摄影聊影像的时候，他会说：“阿拉贺信也在搞这个东西。”朋友告诉我，当时他的口吻感觉很为我骄傲。

其实我很怕在别人面前提起他，以前有很多好心的朋友给我出主意：“贺信，你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爷爷是贺友直，你做艺术一定能出来……”

的确他是巨人，高耸入云，我能看到他，但我知道我与他之间的距离，是他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他是我的目标，他的肩膀没人能踩，我也永远不会去踩。

阿爷在新民晚报夜光

杯上开设专栏。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依在晚报画一张插图稿费多少？不等我回答。他就像个老顽童般说：“你知道哦？夜报开给我的稿费是最多，一张800元。哈哈哈哈哈。”我也哭笑不得。要论身价，阿爷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是十几万几十万的追捧对象，但他却根本不屑为金钱去创作“捣糨糊”作品，却为自己在晚报上发表了作品，得到一点稿费而“沾沾自喜”，这种个性，外人看不明白的。

他对待自己的作品也是没有二话，要将所有的作品全部捐赠给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阿爷这么说的，生前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脾气家人都知道，所以我从没过问过阿爷要画。结婚前，我从来没有收藏到过他的作品，直到我婚礼，阿爷才给我画了两张，一张落上了款，祝孙儿孙媳婚姻幸福，还有一张没有落款，当给我们夫妇的贺礼。我是既兴奋又意外。

今天回想了很多很多，曾经模糊了的记忆都清晰起来。

小时候父母在外地工作，我住在爷爷家，我记得爷爷每天早上要下面条，他下的牛肉面软硬正好，苏式红汤面，不用葱，用大蒜叶，每天早上他下一大碗，给我下一小碗，然后再放两片他自己做的酱牛肉，有时候我想多要两片，他会冷酷地拒绝我，来一句：“阿拉计划供应！”

他每天早上起床就要做早操，深蹲、扩胸，练得气喘吁吁，面下肚后就开始泡茶，摊开画笔画纸开始画画，他画画的时候需要绝对的安静，仿佛他伏案的地方是个神圣的祭坛，我如果敢伸手去抓桌上的东西，非被他用尺子教训两下子，所以每每他开始作画，我只能与奶奶相伴在灶披间，帮奶奶择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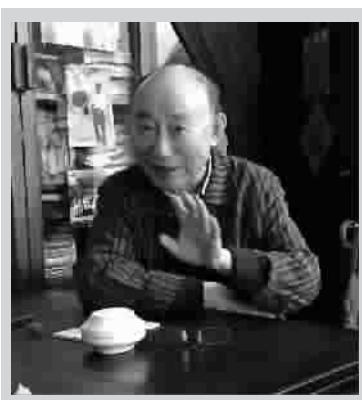
70岁之前，他还有抽烟的习惯，只是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站在阳台上，抽一支，牌子是中南海。

在爷爷家规矩很多，小时候吃饭前摆碗筷，排椅子，开饭了谦菜，吃菜都有规矩，手要扶碗，嘴巴不许吧唧，吃鱼要先吃尾巴，不许狼吞牛饮，不许跷二郎腿，稍微不留神爷爷就用筷子请我吃“麻栗子”，如果表现好，爷爷就请你边吃饭边看新闻联播。

说起新闻联播，他好像脑子里有个芯片一样，一天两次，中午晚上就是新闻联播，看完了不管后面是什么别的节目，也不管我们要不要看米老鼠唐老鸭，直接关电视。

爷爷曾经在我面前哭过一次，那时候父母闹矛盾，分居了。有一次他来看我，推开门，看见我踩着一个小板凳在煎带鱼，他立即把东西一放，掩面哭泣，我记得那天他几乎是逃走的，边哭边走。当时我还小，没有理解，现在我知道了，他心中最柔软的那部分是什么。

以前，爷爷外出喜欢搭乘公交车，我陪他坐公交，帮他占个位子，扶他



一个画画认真、性格率真、为人本真的老画家

(漫画像、摄影: 郑辛遥)

贺友直与“画说家乡年俗”

刘芳

最喜欢和我的同事、漫画家郑辛遥老师相约在巨鹿路了。春节前这次，约的又是阴雨天，郑老师撑着他的经典雨伞 STICK 不疾不徐走来，看见我两人会心一笑：“买酒去！”我们就一起走进边上的烟酒专卖店，买几瓶石库门黑标黄酒。酒有点重，两个人分两袋拎，店员关照，当心纸袋脱底！我们回答：晓得，走走就两步路！

哦，你们去看对面弄堂贺先生！连店员都知道。是的，94岁的贺友直先生，每天还爱喝点小老酒，我们能拎着酒去看他的心情，真是无比愉悦。

那栋老房子的楼梯直而陡，抱着酒瓶和包，爬楼梯真有点腾不出手。楼梯嘎吱直响，贺先生早等在房门口，微笑了瞪圆眼睛佯怒道：你们两个的手还可以再多拎点东西过来！

没啥东西，就是点老酒，刘芳买额，依天天要切额！郑老师学宁波话调侃，贺先生被他的“小老弟”点中“穴位”，立即笑眯眯接受了。

坐定，贺先生的茶早就泡好，一人一杯，贺先生总坚持自己给我们端来。台子上，放着一叠稿纸，第一页写满，我心里大喜，有戏！

“我打电话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想到一个题目给夜光杯，画说家乡年俗。我们宁波人过年，有一些与上海不同的风俗，而且现在有的习俗也不保留了，我想写几篇，你们看看可以哦？”

贺先生一直对夜光杯的编辑非常尊重，他先后在夜光杯上开设过“生活记趣”、“走街穿巷忆旧事”等图文专栏，用一图一文的形式吸引了无数读者，他和我们夜光杯副刊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去年5月，他新开设“城市边角”图文专栏时，也是请我和辛遥到他家商定认可后，再开始动笔的。“城市边角”结束后，我们一直想约贺先生再开一个新的专栏，这次看来动真格了。

我读到贺先生已经写好的“开栏的话”忍不住笑起来：“交到报社，先骗骗编辑，再骗骗读者，希望二位别骂我。”文白如话，大味至简。把稿子递给辛遥读，他笑问贺先生，已经写好的两篇文字有了，画呢？

老先生幽默地指指脑袋，还没画呢，在脑子里！你们觉得好了，我就开始画。

我飞速计算，贺先生说《祭灶》那篇必须在农历小年见报，《做年糕》必须在祭灶前刊登，那么就是说，十天左右的时间老先生必须画好两幅画！然后根据老先生自己的“排片表”，到正月十四之前，起码还有三篇文字待写待画。贺先生毕竟九十有四，我不知道该怎么启口催促……

我估计这时候，郑老师的“报

人神经”也已启动，他劝贺先生：“贺老，那你简单画画算了，场景不要太大！”贺先生一下子严肃起来：“不行，比如祭灶，介许多菜介许多热闹，不能画简单了！”我突然发现贺先生眼眸里的那一抹深远和清亮，除了对艺术的追求，更多的是一个游子对家乡的念想……

我和辛遥对视一眼：不能催促，只能等待，这个农历新年，我们夜光杯要做好抢稿换版的准备了，不过为了贺先生，为了读者，一切都值得！

贺先生虽然不是报人，可非常有时间概念，总在临截稿前给焦灼的我们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已经完成文配图的喜讯。连翻了三个版子之后我喘了口气，根据贺老的排片表，下面的文章没那么赶了，哪天发都行，我想贺老也可以稍微歇歇了。

小小年夜晚上近六点，我开车在下班路上，贺老电话来了：“刘芳啊，我刚刚画好《穿马灶》，还要好一拓，依明朝下午来拿好不拓？”我惊得差点扔了方向盘，“贺先生，你这篇是要啥时候发啊？”“年初一简报！”贺老中气足得来了。

不是原来说的从初一到十四都可以刊登吗？我脑子里飞快盘算，如果明天早上我去贺先生家取了画，初一的版面还是来得及请编辑重拼好送领导审签的。“贺先生，下午拿画晚了点，因为还要制图加制版送审，我上午来拿可以吗？”“好的，你说几点？”我一咬牙，说九点半，贺先生一口答应，但我知道，这么冷的天，他今晚要开夜工替我拓画了，明天还要早守候。

小年夜，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不敢上楼惊扰，又去买了几瓶老酒，等到了时间才敢敲门。发现楼下的大门居然早早为我开了，上得楼去隔着房门就听到贺先生喉咙很响地在接电话：“我嘛，就是这样子哦，年纪大了画勿好了！对啊最近就是在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写啊，夜光杯约我稿，我画得动就一定再画下！”我抿嘴偷笑，为了贺老这么骄傲的表白，我愿意再翻十个版！

可是，贺先生，你答应我的，还要再为这个专栏写两篇，你说还要写年幼时堂兄弟中了蒋介石发行的彩票大奖却抠门得一毛不拔的故事，要写你家里的“好望角”（因为血糖关系营养师规定你少吃零食，所以家里零食有个“好望见的角落”，只看不吃）这些故事都引得我哈哈大笑啊，可是今天我只会哭只会哭啊。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贺先生最器重的新民晚报夜光杯上，他创作的图文都会流传下去，不仅我们记得，贺先生的读者们都会记得……

天公何其不公！天公何其荒唐！今日上午，我还和贺公直夫子打过电话，想在午前去探望他老人家，和他说说家长里短的话，听听他的教言，因为友人毛时安君说日前去老人家里，好像觉得他有些抑郁，应该去跟他亲热亲热，也温暖温暖这个可爱勤奋的倔老头。

电话那头的老头却出乎意料慢言慢语地婉拒了我，虽然还是调侃玩笑，只觉气息有些儿弱态，说是上午老家宁波有人取去了四张新画的回忆少时故乡的旧情旧事，直觉得累了，没有力气了，弄不动了……遂使我感到有些意外，匆匆地吃过午饭，就赶去刚建好的刘海粟美术馆，参加海翁诞辰12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不想途中却接到他小女

儿小珉的急电，说是老人午前忽然大吐血，已送医院急诊抢救，我便急电时安君，请他报告有关领导予以关注，其间仿佛情况有所好转。刘馆的会刚开好，小珉又有坏消息传来，直至傍晚七点半，大可堂的连环画收藏家张奇敏君，竟也先后报告凶信，友直夫子终于敌不过天公的酷烈，一代中国画连环画白描人物巨匠，已然撒手人寰！

不断的采访，不断的电询，晚上还有山东、北京、广东、香港等地，乃至新



哀友直夫子

谢春彦

加坡友人的探询，好人总是牵挂着好人的心，我竟也招架不住，简直弄得如失了主心骨的小学生，惶惶然如没了头的苍蝇，只派小女奕青速去贺府吊唁，安抚贺阿婆……

夜深了，想起起于底层平民，他七十多年来排除万难、艰苦卓绝，只一意致力平民读者喜闻乐见的连环画亦即“小人书”者，他以白描为主，硬是把此通俗的形式化为足可进入绘画史和历史的中国人物画绝对空前绝后的“贺

家样”，为小民写照，给历史传神，直堪光耀中外的海派新文化典范；想起多少年来老人家把我视为知音，诲我教我，情何以堪耶，把笔于夜灯下写下我的哀词，他是我们后学的真情夫子，也是此去难再的精诚典型啊！

其一：喷将一腔子热血，只把这浮生描绘；

管领三百年画谱，可惜它盛世妒人。

其二：守住小人书，一辈子白描世象不转业；

打通大世界，千杆笔难抵山乡巨变情。

丙申二月初八夜半于沪上浅草斋灯下疾书

